

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208

众经撰杂譬喻 2 卷

卷上 卷下

No. 208

众经撰杂譬喻卷上

比丘道畧集

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

(一)

智者思惟财物不可久保，譬如失火之家。黠慧之人明识火势，火未至时急出财物，舍虽烧尽财宝全在，更修屋宅广开利业。智人植福勤修布施亦复如是，知身危脆财物无常，遇值福田及时布施，亦如彼人火中出物，后世受乐，亦如彼人更修宅业福利自慰。愚惑之人但知惜念，忽忽营救狂惑失智，不量火势猛风绝焰土石俱焦，须臾之顷荡然灭尽，屋既不救财物丧失，饥寒冻饿忧苦毕世。慳惜之人亦复如是，不知身命无常须臾叵保，而便聚敛守护爱惜，死来无期忽然殒逝，形如土木财物俱弃，亦如愚人忧苦失计。明慧之人乃能觉悟，知身如幻财不可保，万物无常惟福可恃，将人出苦可得成道。

(二)

菩萨布施不惜身命。如昔尸毘王以身施鸽，天帝释故往试之，知有菩萨志不？释语毘首羯磨天：「汝作鸽身，我当作鹰逐汝，汝便佯怖入王腋下。」俄毘首即自返身作鸽，释返身作鹰，急飞逐鸽，鸽直入王腋下举身战怖。是时鹰住树上，语王言：「汝还我鸽，此是我食，非是汝有。」王言：「我初发意，欲救一切众生，欲令度苦。」鹰言：「王度一切众生，我是一切众生数，何以独不见愍而夺我食耶？」王答言：「汝须何食？」鹰言：「我作誓，食新杀血肉。」菩萨言：「我作誓，一切众生来归我者，一心救护令不

遭难。汝须何食？当相给与。」鹰言：「我所食者新杀血肉。」王即念言：「此亦难得，自非杀生则无由得，云何杀一与一？」思惟心定即呼人来：「持刀自割股肉与鹰。」鹰语王言：「唯以肉与我，当以道理令肉与鸽轻重正等，勿见欺也。」王言：「持秤来以肉对鸽。」鸽身转重王肉转轻，王令割二股肉尽亦轻不足，次割两臑、两乳、胸背，举身肉尽，鸽身犹重。是时王举身欲上，乃与鸽等。鹰语王言：「大王，此事难办何用如此，以鸽还我。」王言：「鸽来归我，终不与汝。我前后丧身不少，初不为法而有爱惜，今欲求佛便扳称上心定无悔。」诸天龙神一切人民皆共赞言：「为一小鸽酸毒乃尔，是事希有。」地为大动，毘首赞善：「大士真实不虚，始是一切众生福田。」释及毘首还复天身，即令王身还复如故。求道如此乃可得佛。

(三)

昔有一人，受使远行独宿空舍，中夜有一鬼，担死人来着其前，后有一鬼逐来瞋骂前鬼：「是死人是我许，汝何以担来？」二鬼各捉一手诤之，前鬼言：「此有人可问，是死人是谁担来？」是人思惟：「此二鬼力大，若实语亦当死，若妄语亦当死，二俱不免，何为妄语？」语言：「前鬼担来。」后鬼大瞋捉手拔出着地，前鬼取死人一臂补之，即着。如是两脚头肋皆被拔出，以死人身安之如故，于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。其人思惟：「我父母生我身，眼见二鬼食尽，今我此身尽是他身肉，我今定有身耶？为无身耶？若以有者尽是他身，若无者今现身如是。」思惟已其心迷闷，譬如狂人。明旦寻路而去到前国者，见有佛塔众僧，不可问余事，但问己身为有为无？诸比丘问：「汝是何人？」答言：「亦不自知是人非人？」即为众僧广说上事。诸比丘言：「此人自知无我，易可得度。」而语之言：「汝身从本已来恒自无我，非适今也！但此四大合故计为我身。」即度为道，断诸烦恼即得罗汉道。是为能计无我虚，得道不远。

(四)

持戒之人无事不得，破戒之人一切皆失。譬如有人常供养天，其人贫穷四方乞求，供养经十二年，求索富贵。人心既志，天愍此人自现其身，而问之曰：「汝求何等？」「我求富贵，欲令心之所愿一切皆得。」天与一器名曰德瓶，而语之言：「君所愿者悉从此瓶出。」其人得以随意所欲无不得，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马车乘，七宝具足供给宾客事事无乏。客问之言：「汝先

贫穷，今日云何得如此富？」答言：「我得天瓶，天瓶中出此种种物，故富如是。」客言：「出瓶，见视其所出物。」即为出瓶。瓶中引出种种诸物，其人骄逸捉瓶起舞，执之不固失手破瓶，一切诸物俱时灭去。持戒之人种种妙乐无愿不得，若人毁戒骄逸自恣，亦如彼人破瓶失物。是以欲天乐及涅槃乐，当坚持禁戒，莫破所受戒；若破所受戒，永坠三涂受苦，乃无复出期。夫人欲求报应，常当修习善心相续不绝，若命终时，能却诸恶、受善果报。所以然者，若不先习善心，设命终时欲令心善，卒不从意。譬如西方有一国王素无马，减损国藏四出推求，买五百匹马以防外敌，足以安国。养马既久国中无事，王便思惟：「五百匹马食用不少，饲养烦劳无益国事。」便勅所典掩眼令磨，可得自食不损国藏。马磨既久习于旋回。忽然邻国兴兵入境，王便约勅被马具庄，勇将乘骑如战鬪法，鞭马向阵欲直前入。诸马得鞭尽旋回走，无向敌意。邻贼见之知无所能，即便直前大破王军。以是故知，欲求善果报，临命终时心马不乱，则得随意往。不可不先调直心马，若不先调直心马者，死贼卒至，心马盘回终不如意，犹如王马不能破贼保全其国。是以行人善心，不可不常在于胸心。

(五)

贫穷之人割辍身口，持用布施其福无量。譬如往昔国王设会，诸佛及僧种种供养。时有一贫穷老母都无所有，常仰乞索以自活命。闻王请佛设会，心生欢喜意欲劝助，自惟无物，正有少豆欲劝助，而门人不听前。于是佛见其善心，即以神力令此大豆遍堕众食器之中。王见此豆即瞋厨兵：「何以使食中有此豆耶？」佛语王言：「非厨兵过也！乃是外贫穷老母所施。闻王设会无以劝助，持此少豆劝助于王，是以食中有此豆耳！」佛语大王：「此老母所施虽微，得福良多于大王。」王言：「何得多种种肴饍供养而得福少？此老母以少许物布施返得福多？」佛语王言：「王虽种种供养，尽出百姓于王无损；此老母贫穷正有少许豆，尽持劝助，是故得多。王得福少。」佛为王种种说法，王及老母皆得道迹。是以修福种德惟在至心，达解法相何忧不果。

(六)

昔有一婆罗门，居家贫穷正有一犍牛，[(壳-一)/牛]乳日得一斗，以自供活。闻说十五日饭诸众僧沙门得大福德，便止不复[(壳-一)/牛]牛，停至一月并取，望得三斛持用供养诸沙门。至满月便大请诸沙门至舍皆坐，时婆罗门即入[(壳-一)/牛]牛乳正得一斗，虽久不[(壳-一)/牛]乳而不多。诸人呵骂言：

「汝痴人！云何日日不[(壳-一)/牛]，乃至一月也而望得多？」今世人亦如是，有财物时，不能随多少布施，停积久后须多乃作，无常水火及以身命须臾难保，若当不遇一朝荡尽虚无所获，财物危身犹如毒蛇无得贪着。譬如昔日佛游波斯匿王国中，见地有伏藏满中宝物，佛语阿难：「汝见是毒蛇不？」阿难言：「已见。」时有人随佛后行，闻此语试往看之，见有好宝，嫌佛此语谓为虚绮，此实是宝而言为毒蛇。其人实时私将家人大小取此宝物，其家大富。有人向王言之：「此人随得宝藏而不输官。」王即收系，责其宝物实时输尽。王故不信更多方拷治之，痛毒备至而复不首。王大怒欲诛其七世，载出欲杀，王遣人微伺为何道说，即言：「佛语至诚，实是毒蛇。而我不信，今为毒蛇所由，知当何云。若为毒蛇所杀正可及身，而今乃及七世，实如所语。」使者具上事向王陈说，王闻此语即唤令还，语其人言：「佛是大功德人，而汝能忆佛往语。」王大欢喜还其宝物，放之令去。缘念佛语故得免死难，是以佛语不可不志心念之。

(七)

持戒之人宁失身命不违佛教。譬如往日有贾客乘船入海，时有二人欲至他国，傍载至于中流，值遇恶风吹破船舫，诸贾客取所依用以自济。时下座道人得一板木，上座语言：「佛说法恭敬上座，汝与我板来，不畏犯戒也。」下座道人闻是语已，便自思惟：「何者为重？护戒为重。」思惟是已：「我宁当慎护佛教而死。」即以板木献上座，下座便没海水中。水神见道人持戒如是不违佛教，将是道人至于岸上，因此道人至诚持戒故，一船贾客皆得不死。水神赞道人言：「汝真是持戒之人也！」以是证故宁持戒而死，不犯戒而生。是以戒德可恃怙，能济生死苦。

(八)

一切众生贪着世乐不虑无常，不以大患为苦。譬如昔有一人遭事应死，系在牢狱，恐死而逃走。国法若有死囚踰狱走者，即放狂象令蹈杀，于是放狂象令逐此罪囚。囚见象欲至走入墟井中，下有一大毒龙张口向上，复四毒蛇在井四边，有一草根此囚怖畏一心急促此草根，复有两白鼠啮此草根，时井上有一大树，树中有蜜，一日之中有一滴蜜堕此人口中，其人得此一滴，但忆此蜜不复忆种种众苦，便不复欲出此井。是故圣人借以为喻：「狱者三界，囚众生，狂象者无常，井众生宅也，下毒龙者地狱也，四毒蛇者四大也，草

根者人命根也，白鼠者日月也，日月克食人命日日损减无有暂住，然众生贪着世乐不思大患。」是故行者当观无常以离众苦。

(九)

昔有慳贪长者，佛欲度之，先遣舍利弗为说布施之福种种功德。长者慳贪都无施意，见日欲中，语舍利弗：「汝何不去？我无食与汝。」舍利弗知不可化，即还佛所。佛复遣目连，神足返化而为说法。长者复言：「汝欲得我物故作此幻术。」目连知其不可化，即还佛所。于是佛必破其慳贪自造其家，长者见佛自来，为作礼将佛入座。佛方便种种说法，语长者言：「汝能行五大施不？」长者白佛：「我小施犹尚不能，况复大施！」长者白佛：「云何五大施？」佛言：「五大施者，不得杀生，汝能作不？」长者思惟：「不杀生者，乃不用我财物又无所损。」即白佛言：「我能！」以是次第为说乃至不饮酒，皆言：「能作！」于是佛即为长者种种说法五戒义：「若能持此五戒，便为作五大施竟。」即大欢喜，欲以一张不好[迭*毛]施佛，即入库求，无不好者，便以一张而奉施佛。库中余[迭*毛]尽相随来，至于佛前。佛知长者施心不定，语长者言：「天帝释与阿修罗共鬪，心不定故三返不如，后以定心故大破阿修罗军。」长者闻已，知佛大圣深知人意，信心清净，佛为说法，即得须陀洹道。明日魔知其心，即化作佛欲来坏之，而至其家，长者以未得他心智故，不知是魔欢喜迎之，善来将入座。魔佛语长者言：「我昨日所说者，尽非是佛语，汝速舍之！」长者闻此语已，甚大怪之：「形虽是佛而所说者非，如师子皮被驴，虽形似狮子而心是驴。」长者不信，魔知其心正，还复其身言：「我故来试汝，而汝心不可转。」是故经言：「见谛之人尚不信佛语，何况余道？以深察理故。」是故佛弟子要解深理，魔说佛说悉皆能知。是故义不可不学，施不可不修。

(一〇)

行者求道，不得贪着好美色，若贪破人功德之本。譬如昔有一阿罗汉，常入龙宫食，为龙说法。食已出于龙宫，持钵授与沙弥令洗钵中残数粒饭。沙弥嗽之大香甚美，便作方便入绳床下，两手捉绳床脚，至时与绳床俱入龙宫。龙曰：「此未得道何以将来？」师言：「不觉不知。」沙弥得饭食，又见龙女身体端正香妙无比，心大贪着即作誓愿：「我当夺此龙处，居其宫。」龙言：「后更莫复将此沙弥来。」沙弥还已，一心布施持戒，专求所愿早作龙身。是时遶寺，足下水出，自知必得作龙，径至师本所入处大池水

边，以袈裟覆头而入水中，即死。返为大龙，福德大故即杀彼王，举池尽赤。未尔之前，诸师众僧皆呵骂之，沙弥言：「我心已定诸相已出。」将诸众僧就池见之。以是因缘故不当贪着好香美色，丧失善根见堕恶道。

(一一)

昔有天人食福欲尽，七证自知——一者头上华萎、二者颈中光灭、三者形身损瘦、四者腋下汗出、五者蝇来着身、六者尘土盆衣、七者自然去离本座。自知福尽下生世间贫穷家，与疥癞母猪作子，愁忧不乐。更有一天人来问：「汝何以不乐？」答曰：「吾寿将终，下生为疥癞母猪作子，是故愁耳！」彼天曰：「释迦文佛在忉利天宫为母说法，当往归依，及比丘僧，可得免苦。」便往诣佛所志心归命，七日之后寿尽。来生世间大长者家，母妊娠后恒闻三归声，至十月满乃生堕地，长跪叉手归命佛法僧。其母惊谓是不祥，便欲杀之，思惟言：「长者之子不可便尔，罪我不少。」即往白长者具说此意。长者言：「人生居世不知归命三尊，而生此儿，纔生已知三尊，将是神人，好养之，勿怪也！」此儿之福才聪特异，父母爱重。至年五岁与同辈道边戏，时舍利弗、目连过，前为作礼。舍利弗曰：「未见小儿作礼如此！」儿白道人：「不相识耶！」舍利弗即入定观其本相，乃知是彼天人，便长跪诣舍利弗、目连：「愿尊为请佛及僧，明日造鄙舍食。」即便许之。儿归白父母言：「向请舍利弗、目连，愿世尊明日屈意饭食。」父母欢喜即为竭财上饍餐具。明日佛将诸大众往到其家，儿及父母迎佛作礼。佛即就座，行水下食须臾已讫，佛为说法，父母及儿皆得无所从来法忍，百千天人发无上正真道意。经言，能竭慈可谓如此矣！

(一二)

昔有放牛人，在大泽中，见有金色华光明善好，自即生念：「佛去此不远当取供养。」即采华数斛重担而去。未至道中为牛所抵杀，心存佛故即生第二忉利天上，所受宫殿广博严好，宫出四边，陆生金色华，光明彻照，诸天之法适生天上，先观宿命却食天福。时彼天人自观宿命，具见采华为牛所杀，欢喜叹曰：「佛无量福祚！未及设供报已巍巍，况恒修德者？」便复取其宫边华，并持种种余供养具，欲遵本愿。诸天见其取华，皆往问之：「汝方来受福，当五欲自乐，而采华为？」天子报言：「吾为人时，欲诣佛以华供养，竟不果愿，尚得来生此，况得作者，今所以取华，欲遵本愿增将来福。」尔时诸天皆生善心，有八万四千天子，俱共来下作天伎乐，天花天香

种种供养，诸塔寺中未见佛，复有上座得道比丘而为说法，诸天闻法心皆欢喜增诸功德，遂得见佛，鼓乐弦歌散众名华，种种供养佛及众僧，佛为说清净妙法，其人及八万四千诸天，皆得法眼净。此天子之与八万诸天，皆昔日善知识，今相发起一时得道。

(一三)

昔有外国有一大长者大富，惟有一子爱重无比，后日得病大困，治之不瘥遂到无常，临命终时一心念佛，佛现形其前，心安意定便得生天。父母念子愁恼便欲自杀不能自解，因以火烧取其骨着银瓶中，至月十五日，便施百味饮食持着其前，举声悲哭宛转卧地。天子在上见其所为，自念：「我不现化意终不解。」即下作小儿，年八、九岁，在道边放牛，牛卒死卧地，小儿便行取草着死牛口，举以杖打牛，呼言：「起食！」父母大小见小儿所为，便共笑之，前问言：「卿谁家子？何痴乃尔？牛今已死，举草着口，宁有食期？」而反笑言：「我牛今虽死，头口故在，举草不食，况君儿死来已久矣！加火烧之，唯少焦骨在地，以百味食着前而加啼哭，宁得食之不也！」其父意即开解问儿：「卿是何人？」儿言：「我是长者儿，今蒙佛恩得生天上，见父母悲恼太甚故来相化耳！」父意解大欢喜无复愁忧，天子忽尔不现。父母归家即大布施，奉持禁戒读经行道，得须陀洹果。

(一四)

昔无数世时，有一佛图，中有沙门数千余人止住其中。遣诸沙弥数百人行分卫供给众僧，日输米一斛，师便兼课一偈。有一沙弥，时过市中行且诵经。时肆上有贤者，见沙弥行诵，礼而问曰：「道人行何所说？」答曰：「分卫给僧兼诵一偈。」贤者又问：「若无事可诵几偈？」答曰：「可得十余偈。」又问：「分卫几日？」曰：「九十日。当输九十斛米。」贤者谓诵道人：「但还安意诵经，我当相代出米。」沙弥大喜，贤者与米九十斛，还报师已便闲读经。经三月通千四百偈，启师：「诵经已讫，要当诣檀越家试之。」师即听。诣贤者所，报曰：「蒙君重惠得安诵经，今经已止故来说之。」沙弥诵，文句流利无有蹶碍。贤者欢喜稽首为礼：「愿我来世聪睿博达多闻不忘。」因此福愿，世世所生明识强记，及到佛出世现为弟子，名曰阿难，常侍世尊特独辩通博闻第一。师曰：「时贤者今阿难是，夫劝助学者志求愿功德不虚，缘是福报随愿而得如是也！」

须弥山南有一大树，高四千里，诸钵叉鸟栖宿其上，树常不动，有小鸟形类鶉鷓，住止其上，树即振摇，钵叉鸟语树神言：「无知我身将重而初不动。」小鸟未宿反更振动，树神言：「此鸟虽小，从大海底来纯食金刚，金刚为物所堕之处无不破坏，所以大怖不能自安。」经以为喻，若有凡人解深经一句口诵心念，身中三毒四魔八万垢门皆不能自安，何况博采众法为世桥梁者也。

(一五)

佛语目连：「汝对欲至。」目连言：「我有神力超蹈须弥山，对若东来我便向西，若北来我当趣南，那得我耶？」佛语目连：「罪福自然，不可得避。」远飞不息乃堕山中。时有车辐老公，目连正堕其前，形状似鬼，老公谓是恶物，举车辐打之，即折其身。目连被痛甚羞懊恼，尽忘本识。佛哀念之授其威神。尔乃得自思惟，还复本形。是碾车辐老公，目连前世时父。目连与父诤，目连意中念言：「挝杀此公骨折快也！」是以得此罪殃。慎莫作不孝之罪，是以人生处世，不可不慎心口而孝养父母也。

(一六)

昔有沙门行草间，有大蛇言：「和尚道人。」道人惊，左右视之。蛇言：「道人！莫恐莫怖，愿为我说经，令我脱此罪身？」蛇曰：「道人！闻有阿耆达王不？」答曰：「闻！」蛇曰：「我是也！」道人言：「阿耆达王立佛塔寺供养功德巍巍，当生天上，何缘乃尔也？」蛇言：「我临命终时，边人持扇堕我面上，令我瞋恚，受是蛇身。」道人即为说经，一心乐听不食七日，命过生天。却后数月持花散佛，众人怪之。在虚空曰：「我阿耆达王，蒙道人恩，闻法得生天上，今来奉花报佛恩耳！」是以临命之人，傍侧侍卫者不可不护病者心也。

(一七)

外国有一人治生，进金银数千斤，意甚重之，欲藏着地中，恐蝼蛄虫鼠而侵盗之；欲藏着草泽中，复恐狐狸野兽取之；复不信家室中外兄弟、妻子，便着怀中出入行来恒恐失之。时长斋之月，四辈弟子尽诣塔寺烧香散花，此人观视具见如是。复见塔寺前有一大钵，四辈弟子绕塔，持金银钱物投之钵中。其人问曰：「何以投宝着此钵中耶？」道人答曰：「此名布施，二名牢固藏，三名不知腐朽。」其人思惟：「真实如是人言，称吾所求。」便持金

银尽投钵中。道人为祝愿又说：「牢固者，水不能没，火不能烧，盗贼怨家不能侵害，投之宝藏不知腐坏，当来获报百千万倍，故名布施。」其人意解欢喜无量，即于塔前得须陀洹道。是以志心作福功不唐捐，自致得道。

（一八）

昔雀离寺有一长老比丘，得阿罗汉道，将一沙弥，时复来下入城游观，衣钵大重令沙弥担随其后。沙弥于道中便作是念：「人生世间无不受苦，欲免此苦当兴何等道？」作是思惟：「佛常赞叹：『菩萨为胜！』我今当发菩萨心。」适作是念，其师即以它心智，通照其所念，语沙弥言：「持衣钵来。」沙弥便持衣钵授与其师。师语沙弥：「汝在前行。」沙弥适在前行，复作是念：「菩萨之道甚大勤苦，求头与头、求眼与眼，此事极难非我所办，不如早取罗汉疾得离苦。」师复知其所念，语沙弥言：「汝，汝担衣钵还随我后。」如是三返，沙弥怪愕不知何意。前至所止处，叉手白师请问其意，师答曰：「汝于菩萨道三进故，我亦三返推汝在前，汝心三退故推汝在后。所以尔者，发菩萨心，其功德胜满三千世界成阿罗汉者，不可为喻也。」

（一九）

昔迦叶佛时，有兄弟二人，出家俱为沙门。兄好持戒坐禅，一心求道而不好布施；弟好布施修福，而喜破戒。释迦出世，其兄值佛出家修道，即得阿罗汉，而独薄福常患衣食不充，与诸伴等游行乞食，常独不饱而还。其弟生象中，为象多力能却怨敌，为国王所爱，以好金银珍宝璎珞其身，封数百户邑供给此象随其所须。兄比丘者，值世大俭，游行乞食七日不得，末后得少羸食殆得存命，先知此象是前世兄弟，便往诣象前，手捉象耳而语之言：「我与汝俱有罪耶！」象便思惟比丘语，即得自识宿命，见前世因缘，象便愁忧不复饮食。象子怖惧往白王言：「象不复饮食，不知何意？」王问象子：「先无人犯象不？」象子答王言：「无他异人，惟见一沙门来至象边，须臾便去耳！」王即遣人四出觅此沙门。有人于林中树间得，便便摄此沙门将诣王前。王问沙门言：「至我象边何所道说？」沙门答王言：「无所多说，我直语象言：『我与汝俱有罪耳！』」时沙门便向王具说前世因缘事，王意便悟，即放此沙门令还所止。是以修福之家戒施兼行，莫偏执而功德不备也。

（二〇）

昔有一比丘被摈，懊恼悲叹啼泣而行。道逢一鬼，此鬼犯法，亦为毘沙门天王所摈。时鬼问比丘言：「汝有何事啼泣而行？」比丘答言：「犯僧事，众僧所摈，一切檀越供养失尽，又恶名声流布远近，是故愁叹啼泣耳！」鬼语比丘言：「我能令汝灭恶名声、大得供养，汝便可立我左肩上，我当摈汝虚空中行，人但见汝而不见我身，汝若大得供养当先与我。」彼鬼实时担比丘，于先被摈聚落上虚空中行。时聚落人见皆惊怪，谓其得道，转相谓言：「众僧无状，枉摈得道人。」时聚落人皆诣此寺诃责众僧，即送此比丘住于寺内，遂大得供养。此比丘随所得衣食诸物，辄先与鬼不违本要。此鬼异日复担此比丘游行空中，正值毘沙门天王官属，鬼见伺官甚大惊怖，掷弃比丘绝力而走，此比丘遂堕地而死，身首碎烂。此喻行者宜应自修所向无疑，恃托豪势一旦倾覆，与彼无异也。

（二一）

昔目连与弟子俱从耆闍崛山下，到王舍城乞食。目连于道中仰视虚空，怅然而叹，其弟子问：「何因缘叹？」目连答曰：「卿欲知者须还到佛所可便问也。」于是乞食讫还到佛所，其弟子便问向所叹事，目连答曰：「我见上虚空中有一饿鬼，身极长大其状丑恶，有七枚热铁丸从口中入直下过，既下过已还从口入，举身烧然苦痛宛转，绝倒更起起复还倒，是故叹耳！非我独见佛亦见之！」弟子问言：「以何因缘受苦如是？」目连答曰：「汝自以是问佛世尊。」其弟子实时白佛，问其因缘。时佛答言：「此饿鬼者前世曾为沙弥，时世极俭以豆为食，沙弥者为众僧行食，至其师前偏多七枚豆，以是罪故受饿鬼身苦毒如是。」佛言：「我亦常见所以不说，恐人不信得极重罪也！」此喻世间少豆，偏为师故，而不自入，其罪犹尔！况当佛说般若而不生信，返更诽谤，其罪重于五逆，受地狱苦极重不可称数也。

（二二）

昔有一居士其妇妊娠，请佛到舍供养毕，欲令如来占其妇后生子，欲知男女。佛言：「后当生男端正姝好，及至长大当于人中受天上乐，后当得罗汉道。」居士闻之心疑不信，后复请六师供养毕，复使占之。居士语六师言：「前使瞿昙沙门占之，言：『后当生男。』实是男不？」六师答言：「当生女。」彼六师等憎嫉佛法苟欲相反，还自思惟言：「若彼生男，居士当弃我奉事瞿昙。」便作诡语语居士言：「汝妇当生男，生男之后方大凶祸，家室亲属七世绝灭，以不吉故我先诡言是女也！」居士闻之心大惶怖不知所以。

彼六师等便语居士：「欲得吉利唯当除去之。」六师便为居士妇按腹，欲令堕儿反害其母，居士妇遂便命终而儿不死。宿命福德故也！居士便弃其妇着死人处，大积薪烧之，火炎既盛，佛便将诸弟子，往就观之。居士妇身始破坏，便见其儿在莲华上坐，端正姝好颜貌如雪，佛令耆域取此儿来。耆域入火抱儿来出，还本居士，遂便养育，至年十六才美过人，便广设多美饮食，请彼六师。六师既坐，未久之间便失笑，其人问：「何故笑也？」六师答言：「吾见五万里有山，山下有水，有猕猴落水中，是以笑耳！」此儿知其虚妄，便钵中盛种种好羹以饭覆上，使人擎与之。余人钵中下着饭上着羹，诸人皆食，唯六师独瞋不食。主人问：「何故不食？」六师答言：「无羹，云何食？」主人言：「君眼乃见五万里猕猴落水，何不见饭下羹耶？」于是六师大瞋，竟不食而还。居士及儿，因是止不奉事，归命佛法僧。佛为种种说法，遂得道果，此喻极多，略记明真伪如是。

众经撰杂譬喻卷上

众经撰杂譬喻卷下

比丘道略集

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

(二三)

外国有一呪龙师，澡罐盛水诣龙池边一心读咒，此龙实时便见大火从池底起，举池皆然。龙见火怖出头望山，复见大火烧诸山泽，仰视山头空无住处，一切皆热安身无地，唯见澡罐中水可以避难，便灭其大身作微小形，入澡罐水中。彼龙池者，喻欲界也，所望山泽，喻色界也，视山顶者，喻无色界也，呪龙师者，喻菩萨也，澡罐水者，喻泥洹也，术者，喻方便也，大火燃者，喻现无常也，龙大身者，喻憍慢也，作小形者，喻谦卑也。言菩萨示现劫烧欲色同然，无常大火恐怖众生，令除憍慢谦卑下下，然后乃悉入涅槃也。

(二四)

昔捕鸟师，张罗网于泽上，以鸟所食物着其中，众鸟命侣竞来食之，鸟师引网，众鸟尽堕网中。时有一鸟大而多力，身举此网与众俱飞而去，鸟师见影随而逐之。有人谓鸟师曰：「鸟飞虚空而汝步逐，何其愚哉？」鸟师答曰：「不如来告，彼鸟日暮要求栖宿进趣不同，如是当堕。」其人故逐不止，日已转暮，仰观众鸟翻飞争竞，或欲趣东或欲趣西，或望长林或欲赴涧，争竞不止须臾便堕，鸟师还得次而杀之。捕鸟师者，如波旬也；张罗网者，如结使也；负网而飞，如人未离结使欲求出要也；日暮而止，如人懈怠心不复进也；求栖不同者，如起六十二见互相反也；鸟堕地者，如人受邪报落地狱也。此明结使尘垢其魔网也，是以结使覆人犹如罗网。在二涂中好善善护身口，莫令放逸在此网中也。三恶道苦生死长远，不可堪处。

（二五）

昔有贾客五百，乘船入海欲求珍宝，值摩竭大鱼，出头张口欲食众生。时日风利而船去如箭，商主语众人言：「船去大疾可舍帆下泛之。」辄如所言，舍帆下泛，船去辄疾而不可止。商主问船上人言：「汝见何等？」答曰：「我见上有两日出，日下有白山，中间有黑山。」商主惊言：「此是大鱼当奈何哉？我与汝等今遭困厄，入此鱼腹无复活理，汝等各随所事一心求救。」于是众人各随所事，一心归命，求脱此厄。所求愈笃，船去愈疾，须臾不止，当入鱼口。于是商主告诸人言：「我有大神号名为佛，汝等各舍所举，一心称之！」时五百人俱发大声，称：「南无佛！」鱼闻佛名，自思惟言：「今日世间乃复有佛，我当何忍复害众生？」适思惟已即便闭口，水即倒流转远鱼口，五百贾人一时脱难。此鱼前身曾为道人，以微罪故受此鱼形，既闻佛声寻忆宿命，是故思惟善心即生。此明五百贾人但一心念佛，暂称名号，即得解脱弥天之难，况复受持念佛三昧，令重罪得薄，薄者令灭，足以为验也。

（二六）

昔有屠儿，诣阿闍世王所乞求一愿。王曰：「汝求何愿？」答曰：「节会之际宜须屠杀，王见赐我当尽为之。」王曰：「屠杀之事，人所不乐，汝何故乐求之？」答曰：「我昔为贫人，因屠羊之肆以自生活，由是之故得生四天王上，尽彼天寿来生人中，续复屠羊，命终之后生第二天上；如是六反屠羊，因是事故遍生六天中，受福无量，以是故今从王乞一愿。」王曰：「设如汝语，何以知之？」答曰：「我识宿命。」王闻不信谓是妄语：「如此下

贱之人，何能识宿命耶？」后便问佛，佛答曰：「实如其言非妄语也！此人先世曾值辟支佛，见佛欢喜至心谛观，仰视其首俯察其足，善心即生，缘是功德故得生六天，人间六返自识宿命，以福熟故得人天六返，罪未熟故未得受苦；毕此身方当入地狱受屠羊之罪，地狱罪毕当生羊中一一偿之。此人识宿命浅，唯见六天中事，不及过去第七身故，便谓屠羊即是生天因也。如是但识宿命，非通非明也！」是以修功德者必发愿，勿便孟浪使果报不明，此可为验矣！

（二七）

阿难白佛：「佛生王家，坐于树下念道六年，得佛如是，为易得耳？」佛告阿难：「昔有长者，居甚大富众宝备具，唯无赤真珠以为不足，便将人入海采珠。经历险阻乃到宝处，刺身出血油囊裹之悬着海底，珠蛤闻血香啖食之，乃得出蚌。剖蚌出珠，采之三年方得一佩。发还到海边，同伴见其得好宝，欲共图之，俱行取水，众人推着井中覆之而去。堕在井底久，其人见有师子从傍穴来饮水，其人复惶怖，师子去后寻孔而出还到本土。其伴归到家，呼曰：『卿得吾一佩，无人知兼欲见害，卿可密尽相还，吾终不言卿也！』其人怖惶尽还其珠。珠主得已持还，家有两儿着珠共戏，共相问曰：『此珠出生何处？』一儿曰：『生我囊中。』一儿曰：『生室瓮中。』父见笑之，妇曰：『何笑？』答曰：『吾取此珠勤苦乃尔，小儿依我得之，不识本末，谓生瓮中。』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但见我成佛，不知我从无数劫学之勤苦，至今乃得谓之为易，如彼婴儿谓珠生囊中矣！」是以修诸万行，积功累劫，非但一事一行一身而可得也！

（二八）

昔有导师入海采宝，时有五百人追之共行，导师谓曰：「海中有五难：一者激流、二者洄波、三者大鱼、四者女鬼、五者醉菓。能度此难乃可共行。」众人要讫，乘风入海到宝渚各行采宝。一人不胜菓香食之，一醉七日。众人宝足颿风已到，欲严还出鸣鼓集人，一人不满四布求之。见卧树下醉未曾醒，共扶来还析树枝拄之，共归还国。家门闻喜悉来迎逆，醉者见无所得独甚愁戚。醉人不乐拄杖入市，市人求价，乃至二万两金，其人与之，问：「杖有何德？」曰：「此为树宝，捣烧此杖熏诸瓦石悉成珍宝。」其人反求之，少许持归试验果如其言，所可熏蒸悉成众宝。喻曰：「导师者，谓菩萨也；五难者，谓五阴也；宝渚者，谓般若七财也；醉者，从心懈废也；折取

宝树枝者，谓自修励；更兴精进，熏瓦石成宝者，谓以经道熏诸恶行悉成法器也！」

（二九）

昔山中有两沙门，闲居行道得六通。去之不远，有一师子生二子。稍稍长大，师子母欲行，心念惟道德二慈可以委命，即语：「欲行来，二子尚小恐人伤害，欲寄道人。惟蒙慈护，自当来视。」道人许之。师子行还，见子附道人，复舍而行。道人分卫还，余食共食之，每见道人还喜行迎。道人后行，猎师遇之，师子子迸走入草，猎师依凭道人，便着室中袈裟，入草擒之。师子谓是道人，即出赴之，猎师打杀剥皮取作师子皮裘，直金千两。道人行还不见师子，坐禅观之，知为猎师所杀，即以神力夺皮来还，作褥坐上，口为祝愿，复禅观之，知当往生国中长者家作双生子。道人往诣其家，问长者：「何所乏？」曰：「惟患无子。」便报为长者求子。长者大喜，道人言：「若得子何以相报？」曰：「子长大当施为沙弥。」道人曰：「勿忘此要。」唯觉有娠，后果双生二男，相似如一。年八、九岁，道人过，二儿见自然欢喜，道人谓长者曰：「识本誓不？」长者不敢违誓，便以二子施沙门。沙门将入山学，未久亦得阿罗汉。亦恒自坐故皮上，日日入禅自观，便见己前身皮，各起礼谢：「师恩力乃令我等得道，皆是慈念之力。」禽兽善心犹尚解脱，何况志情发于善愿而不解脱也？

（三〇）

昔有屠儿，欲供养道人，以其恶故而无往者。后见一新学沙门威仪详序，请归饭食种种肴饍，食讫还请此道人：「愿终身在我家食。」道人即便受之。玩习既久切见在其前杀生，不敢呵之。积有年岁，后屠儿父死作河中鬼，以刀割身即复还复。道人渡河，鬼捉船曰：「没此道人着河中乃可得去。」船人怖曰：「鬼言：『吾家昔日供养此道人，积年不呵我杀生，今受此殃，恚故欲耳！』」船人曰：「杀生尚受此殃，况乎道人？」鬼曰：「我知尔恚故耳！若能为我布施作福呼名祝愿，我便相放。」船人尽许为作福，鬼便放之。道人即为鬼作会呼名祝愿，余人次复为作会，诣河中呼鬼曰：「卿得福未？」鬼曰：「即得，无复苦痛。」船人曰：「明日当为卿作福，得自来不？」鬼曰：「得耳！」鬼旦化作婆罗门像来，手自供养，自受祝愿，上座为说经，鬼即得须陀洹道，欢喜而去。是以主客之宜理有谏正，虽堕恶道故有善缘，可谓善知识者是大因缘也！

(三一)

昔有贾客，入海采宝，逢大龙神举船欲翻，诸人恐怖。龙曰：「汝等颇游行彼国不？」报言：「曾行过之。」龙与一大卵如五升瓶：「汝持此卵埋彼国市中大树下，若不尔者后当杀汝。」其人许之。后过彼国埋卵着市中大树下。从是以后，国多灾疾疫气。国王召道术占之，云有蟒卵在国中，故令有灾疫。辄推掘烧之，病悉除愈。贾客人后入海，故见龙神重问事状，贾人曰：「昔如神教埋卵市中，国中多有疾疫，王召梵志占之，推得焚烧病者悉除。」神曰：「恨不杀奴辈。」船人问神：「何故乃尔也？」神曰：「卿曾闻某国有健儿某甲不？」曰：「闻之，已终亡矣！」神曰：「我是也！我平存时喜陵揶国人中人民，初无教呵我者，但奖我，使我堕蟒蛇中，悉欲尽杀之耳！」是以人当相谏从善相顺，莫自恃势力陵揶于人，坐招其患三恶道苦，但可闻声不可形处。

(三二)

昔波罗奈国有五百盲人，周行乞索，值世饥俭无所得，自共议曰：「佛在舍卫教人惠施，当诣彼国可得济命。」各曰：「当雇一人牵吾等到彼。」五百盲人各许一银钱，其人即许将到彼国，便尔进路。受雇者语诸盲人曰：「此下道险，卿等各以钱付我，若逢寇贼我当藏之。」盲人尽以钱付之，其人得钱便尔舍去。诸盲人周游数日，饥渴不知道路，即共同时归命于佛，言：「佛神圣当哀我等令免此厄。」佛即忽然现神在前，手摩盲头皆得眼明，饥渴饱满。五百人欢喜，踊跃愿为弟子，须发即落衣钵法服。佛重为说法，皆得应真，飞随佛还诣祇洹。阿难白佛：「此五百人宿命有何罪福？」佛言：「昔过去世有长者，雇五百人作，先取作直各散舍去，然后历世故受此厄。是时长者今担钱去者是也！债解值吾开悟，今皆得道。」罪福如是，是以人之造业不同，或是造业，或是报业，不可不慎也。

(三三)

昔有二人亲亲，为知识不相违失。后一人犯罪，罪应至死，便亡走过知识。知识不开门，逆问：「卿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我是知识也，有罪故来相过耳！」其人语曰：「缓时为亲亲，有急各自当去，不前卿也！」知识大不乐，自念曰：「人缓时出入行来，饮食不相舍离，云何有急便尔相弃耶？岂是厚乎？」便去欲入山。复有一善知识往过之，其人便开门藏之，言：「卿

与我虽踈，当送卿着安隐处。」便以车载珍宝，自往送到他国，当与彼王诸长者所在相闻，为作宫室，安着田宅财宝，供给与己舍还。佛尔时见此人便引为喻：「犯罪者，喻人精神；亲友者，喻四大身；善知识者，喻三归五戒。喻人将养四大，饮食肴饍四事无乏，无常对至当堕恶趣，求其藏避须臾反闭门不前。后遇善知识，知识将至他国安着所须供给无乏，喻布施持戒至身死时，福力所引送到天上，七宝宫殿服天宝衣，天百味食自然至极乐无量。是以人生世勿食自养，当割减作福，如养四大身岂有所益，知者应行之！」

（三四）

佛般涅槃后百岁，有国王事天神，大祠祀用牛羊猪豚犬鸡各百头，皆付厨士杀牛羊。厨士中有一优婆塞言：「我持佛戒不得杀生。」厨监大恚，即白佛言：「欲治之。」王问曰：「汝故欲违我教耶？当杀汝！」厨士答曰：「我是佛弟子受持五戒，宁自杀身不违佛教而便杀生。若随王教犯杀者死入地狱，巨亿万岁罪竟乃出，常当短命。持戒不缺就王诛者，死转上天，天上得福所愿自然，今假令当死，转此生身当受天上，罪福之报相去殊远。我以是故死死不犯耳！」王言：「与七日期，当以象踏杀汝，若不死者语乃有实。」七日之后，士尽是优婆塞身，作佛身相如佛形，以验五百象往踏之。优婆塞如佛法，则举手五指化为五岳山，一山间有一师子出，象见师子惶怖悉皆伏地，如佛在时。王尔乃信知有佛，便罢祠祀。从此人受佛戒，臣吏人民亦皆从受戒，遂为国师。贤者持戒度人如此。

（三五）

昔佛在世时，有一优婆夷，朝夕诣佛供养尽虔未曾有懈。佛知而问：「欲何志愿也？」便白佛言：「若有福报，愿欲现世生四子。」佛便问：「何以索四子也？」优婆夷言：「若四子长大，令一人主治生贾市积聚财宝，令一人知田农畜养积聚六畜及谷，令一人求官食禄覆荫门户，欲令一人出家作沙门，得道成就还度父母及一切人，求四子者正为此耳！」佛言：「令汝得所愿。」优婆夷大喜为佛作礼而去。后生一男，聪明点慧，其母爱之世间无比。子后长大便问母言：「慈爱何以太甚，未有此比？」母语子言：「本愿四子，唯得汝一人，并爱在汝许，是以尔耳！」所欲之意悉向儿说。儿闻母说深感母志，便行治生，未满一年得巨亿财；次安田业畜牧，盖泽牛马谷米甚无数；次行学问仕进求官，取妇生男门户遂成豪之家。复启言：「所以求

四子，各知一事，今代为之，三事粗办唯少一事，得出家者甚善。」慈母曰：「四子之愿得具足矣！」母心念言：「本愿四子各付一事尚恐不办，此儿所作，过于本望，令得出家必能成道。」即听出家。儿辞母向佛所求作沙门，即得具足精进，不久得阿罗汉道，还度父母及一切人，得福得道无不欢喜。是以作福发愿但在心志，无往不得也。

(三六)

昔有一老母，惟有一子，得病命终，载着冢间停尸，哀感不能自胜：「正有一子当以备老，而舍我死，吾用活为？不能复归，当并命一处。」不食不饮已四、五日。佛知，将五百比丘诣彼冢间。老母遥见佛来威神光奕，迷悟醉醒，前趣佛作礼住。佛告老母：「何以冢间也？」白言世尊：「唯有一子舍我终亡，爱之情重欲共死一处。」佛告老母：「欲令子更活不也？」母言：「善！」曰：「欲得矣！」佛言：「索香火吾当呪愿更生。」告老母：「求火宜得不死家火。」于是老母便行取火，见人辄问：「汝家前后颇有死者不？」答言：「先祖以来皆死。」过去所问之处，辞皆如是。经数十家不敢取火，便还佛所，白言世尊：「遍行求火无不死者，是以空还。」佛告老母：「天地开辟以来，无生不终。人之死亡、后人生活亦复何喜？母独何迷索随子死也？」母意便解识无常理。佛因尔广为说经法，即得须陀洹道，冢间观者数千人，发无上正真道意也。

(三七)

昔有一人两妇。大妇无儿，小妇生一男，端正可爱，其婿甚喜。大妇心内嫉之，外佯爱念剧于亲子，儿年一岁许，家中皆知大妇爱重之无复疑心。大妇以针刺儿囟上令没皮肉，儿得病啼呼不复乳哺，家中大小皆不知所以，七日便死。大妇亦复啼哭，小妇摧念啼哭昼夜不息，不复饮食垂命，后便知为大妇所伤，便欲报讎。行诣塔寺问诸比丘：「大德，欲求心中所愿，当修何功德？」诸比丘答言：「欲求所愿者，当受持八关斋，所求如意。」即从比丘受八戒斋便去，却后七日便死。转身来生大妇，为女端正，大妇爱之，年一岁死。大妇端坐不食，悲咽摧感剧于小妇。如是七返，或二年或三年，或四、五年，或六、七年，后转端正倍胜于前，最后年十四已许人，垂当出门即夜便卒死。大妇啼哭忧恼，不可复言不复饮食，昼夜啼哭垂泪而行，停尸棺中不肯盖之，日日看视死尸，光颜益好胜于生时。二十余日有阿罗汉，见往欲度脱，到其家从乞。令婢持一钵饭与之不肯取，语婢：「欲得见汝主

人。」婢还报云：「欲见大家。」答言：「我忧愁垂死，何能出见沙门？汝为持物乞与令去。」婢持物与沙门，故不肯去。沙门言：「欲见主人。」婢如是数反，沙门不去，妇愁忧无聊，沙门正住不去，乱人意不能耐之，便言：「呼来！」沙门前见妇，颜色憔悴自掩面目不复栉梳，沙门言：「何为乃尔？」妇言：「前后生七女，黠慧可爱便亡。此女最大，垂当出门便复死亡，令我忧愁。」沙门言：「栉梳头拭面，我当语汝。」妇故哭不肯止，沙门谓言：「汝家小妇今为所在？本坐何等死？」妇闻此言意念：「此沙门何因知之？」意中小差。沙门语言：「梳门头速，我当为汝说之！」妇即敛头讫，沙门言：「小妇儿为何等死？」妇闻此语默然不答，心中惭愧不敢复言。沙门言：「汝杀人子，令其母愁忧懊恼死，故来为汝作子前后七反，是汝怨家，欲以忧毒杀汝。汝试往视棺中死女，知复好不？」妇往视之，便尔坏烂臭不可近。问：「何故念之？」妇即惭愧便藏埋之，从沙门求哀欲得受戒。沙门言：「明日来诣寺中。」女死便作毒蛇，知妇当行受戒，于道中待之欲啗杀之。妇行蛇遂遮前不得前去，日遂欲冥，妇大怖懔心念言：「我欲至沙门许受戒，此蛇何以当我前，使我不得行？」沙门知之，便往至妇所。妇见沙门大喜便前作礼，沙门谓蛇曰：「汝后世世更作他小妇，共相酷毒不可穷尽，令现世间大妇一反杀儿，汝今懊恼已七返，汝前后过恶皆可度。此妇今行受戒，汝断其道，汝世世当入泥犁中无有竟时。今现蛇身，何如此妇身？」蛇闻沙门语，乃自知宿命，烦怨诘屈，持头着地不喘息，思沙门语。沙门祝愿言：「今汝二人宿命更相懊恼，罪过从此各毕，于是世世莫复恶意相向。」二俱忏悔，蛇即命终便生人中。于时听沙门语，即心开意解欢喜得须陀洹道，便随沙门去受戒作优婆夷。是故罪业怨对如此，不可不慎之。

（三八）

昔舍卫国一旦雨血，纵广四十里。王与群臣甚大惊怪，即召诸道术及知占候，使推之知为吉凶。占者对曰：「旧记有云：『雨血之灾，应生人蟒毒害之物。』宜推国内彰别灾祸。」王曰：「何以别之？」知占师曰：「是为人毒难可别知，试勅国中新生小儿皆送来，以一空罍使儿唾中。」中有一儿唾罍即成火焰，知此儿是人蟒。议曰：「此不可着人间，即徙置空隐无人之处。国中有应死者可送与之。」蟒吐毒杀之，如是前后被毒所杀七万二千人。有师子来出震吼之声，四十里内人物慑伏，所流暴害莫能制御。于是王即募国中能却师子者与千金、封一县。无有应者。众臣白王：「唯当有人[虫*聂]能却之。」即勅吏往呼人蟒。遥见师子径往住前，毒气吹师子即死，[虫*聂]烂消索国致清宁。后时人蟒年老得病命将欲终，佛愍其罪重一堕恶道无有

出期，便告舍利弗：「汝往劝之使脱重殃。」舍利弗便往其家，神足来入忽然住前。人蟒隆怒念曰：「吾尚未没为人所易。」无所关白，径来住人前，便放毒气谓能为害。舍利弗以慈慧攘之，光颜益好一毛不动。三放毒气而无能害，即知其尊，意解善念生，便以慈心上下七反观舍利弗。舍利弗便还精舍，吸气人蟒命终当趣。其日即天地大动，极善能动天地，极恶亦能动。时摩竭王即诣佛所，稽首于地问世尊曰：「人蟒命终当趣何道？」佛言：「今生第一天上。」王闻佛语怪而更问佛言：「大罪之人何得生天？」佛言：「以见舍利弗慈心七反上下视之，因是功德生第一天，福尽当生第二天上，至七反以后当得辟支佛而般涅槃。」王白佛言：「七万二千人罪不复偿耶？」佛言：「末后作辟支佛时，身当如紫磨金，时当在道边树下坐，入定意时有大军众七万余人，过见辟支佛谓是金人，即取斫破各分之，定堕手中，视之是肉，皆还聚置而去，辟支佛因是般涅槃。今世之罪，乃尔时薄偿便毕。」佛告王：「遇善知识者，山积之罪可得消灭，亦可得道。」佛说是时，王及大众，皆大欢喜佛礼而去。

（三九）

昔有沙门，坐在树下诵经，鸟来在树上听经，专心听经不左顾右视，为猎师所射杀。鸟临死时其心不乱，魂神即生天上，自念生所从来根源，便识一世宿命。既生天已，来下散华在树下沙门上。天人语道人曰：「蒙道人诵经恩福故，得免此鸟身，得为天人。」道人闻鸟语便得道迹，须臾忽然不现，天人还本所。师曰：「诸学道者，临欲寿终心不乱者，所生不堕恶道苦痛之处，便识宿命自所更来，故出经示后生也！」

（四〇）

昔佛在世时，出祇洹七里有一老公健饮酒，弟子阿难往谏喻：「今佛在此宜当往见。」老公言：「我闻佛在此，意欲往见佛，佛善授人五戒不得饮酒，我不得饮酒如小儿不得乳便当死，我不堪是故不往也！」复行饮酒，饮酒醉暮便来归道中，脚拨掘株上便倒地，如大山崩举身皆痛，便自说言：「斯痛何快乎？阿难常语我：『当至佛所。』我不肯随语，今身痛不可言。」便语家中大小言：「吾欲至佛所。」家中闻之皆惊愕：「公初不肯至佛所，今何缘欲往？」语已便往。在祇洹门外住，时阿难见老公来，欢喜白佛言：「去祇洹七里老公已来在门外。」佛言：「老公不能独来，五百白象勉来耳！」阿难白佛：「无五百象，独来耳！」佛语阿难：「五百白象在公身中。」于

是阿难呼公：「前为佛作礼。」白佛言：「我久闻佛在此，愚痴所致不早奉觐，愿佛赦除我罪也！」佛问老公：「积五百车薪着地，欲烧之尽，当用几车火能烧尽耶？」老公白佛：「不用多火，用如豆许火烧，如弹指顷便尽。」佛复问公：「公着衣来几时？」公言：「我着衣来一岁。」佛复问公：「欲浣此衣去垢，当几岁能尽？」公言：「得纯灰汁一斗，浣须臾便净。」佛语公：「公之积罪如五百车薪，复如一岁衣之垢。」老公当从佛受持五戒。于是佛说数百言经，豁然意解即得阿惟越致。

（四一）

昔佛涅槃后百年，有王名阿育，大僭奢作殿舍纵广十里，皆召诸小国画师，画师至各随意画作种种形像。罽宾北有一小国最远，送一画师后到，观壁上屋表里尽画遍，唯有门颊边五尺未画。复至仰观视诸物，不知复作何物，自念：「我始来时过一小城，城边有池，池有莲华，见有一女端正姝好，有相可中天下母。」思惟已便画作城池莲华及女像讫。王至殿未入，便见此画，问：「谁画此耶？」曰：「后来画师。」即问：「汝见形作也？虚作也？」曰：「见而作，非虚。」王问：「汝为如形像作也？为使好乎？」曰：「不使好，如其形耳！」乃相知此女中天下母，便遣使者索娉为皇后。使者受命径往其国，见女父母谓言：「王索贤女为皇后。」女父曰：「嫁当奈何？」便谓诣女夫家语：「王使我索此女。」道远三年乃到，云：「卿已取王者至尊，卿不宜惜也，当时与王。」此夫是优婆塞，自思念人以财色危身，若不与者或能治人，便以妇与使者。去还到白王，王见大欢喜，即拜为皇后，得好华便悲啼，王问：「何故啼？」后曰：「王赦我罪当说耳！」王曰：「为说。」后曰：「此正似我前夫香，以故啼耳！」王恚曰：「汝为天下之母，故复念贫贱？汝是老姬当应治之。」旨遣使者往录其故夫知为香不，若不香者故当治之。使者往问其家人，家人曰：「此贤者失妇已，便报父母，行作沙门得阿罗汉道。」使者诣佛国中语言：「王欲见供养道人。」道人曰：「我亦无所有，复见我为？」使白言：「王欲供养道人。」道人随使去到白王，王见道人，道人身香甚于莲华。王曰：「此人以香涂身。」但作热汤浴之，香又更甚，复以缯其身，其身香转倍。王乃信之，问：「道人何缘得香乃尔，愿见告示？」道人语王：「吾前世时为婆罗门，行遥见人说经，我叉手欢喜一心称赞菩萨，兼以少香烧以供养，故令得福遂至道果。」

（四二）

昔有父子二人共居，入山斫林，泉水有黄金，子便归求父索分，言：「我不用余物，物尽与父，惟与我车牛一具、米二斛、荻斫各一枚。」父不听之。数谏不止，父便与之，言：「汝莫复来归！」子便入山掘泉水中金，日日终不能得。父便共相将往视之，观如是金，仰视山头边有金若山，影现水中，便上山以大木幢堕金于地。父语儿：「求之法当云何？但掘水，何时当得？子不晓求金者，唯人不持五戒，但逐听色声，人身岂复可还得也！」父者，唯如黠之求金者，观如本末时，持佛五戒加行十善生天，人身世世不失，后得佛道果。

（四三）

昔天帝释与第七梵天亲善。时梵天下至忉利天上共戏，释愁不乐，梵天问释：「何以不乐？」释曰：「卿见我天上人转希不？下方人无复作善者，皆入恶道中，无复生上者，天人下生人间转复不还，我故愁耳！」梵天语释：「卿便死化作一师子极令威势，我当化作婆罗门，共下到阎浮提，教授天下使为善，为善死皆生天。」便各随所化下到一国。师子在城门中言：「我欲得人噉。」国人见之无不惶怖，叩头求哀终不肯去。化婆罗门语国人言：「此师子恶，与罪人应死者三十人，自当去也！」王便出狱囚应死者三十人与师子，师子得人驱着前去到深山中。未噉之顷化天语诸人：「卿等能持五戒念十善道，身口意相应者，此师子便不噉人。」诸人言：「我等当死，此何足言，能持耳。」便从化人受戒，师子便不噉。师子言：「置令去。虽尔我知汝心，若不持佛五戒者，我故当噉汝。」尔三十人还国，国人见皆惊，问曰：「卿那得还耶？」答曰：「有一人教我等受佛五戒，师子便不复噉我，故我得来归耳！」师子复住城门中，国人大惶怖，皆从三十人受五戒。师子便去复到一国，如是周遍八万诸国，皆使为善，死者生天，天上更大乐丰盛饶人。菩萨方便度人如是，自到作佛。佛语阿难：「释天化师子者，我身是也，梵天化作婆罗门者，今迦叶是也。尔时助我化度天下人，使我得佛，我故与并坐，报尔时恩。」

（四四）

昔迦叶佛时，有王名拘旬尼，为佛建立精舍满事之。王第七女前事梵志后信事佛，梵志恶之字为僧婢。王有十梦怪而问之。梵志思梦欲陷此女，语王言：「得最爱女焚烧祠天乃吉。」王甚不乐。女问王曰：「何以不乐？」王说如是，女曰：「烧吉者我分当之！」问：「几日当祠？」梵志言：「后七

日。」女白王：「虽当死，愿听诣佛所，使城南人尽送我出。」便勅送之。女将至佛所，说法尽得见法。日一方送，城四方面人悉见谛。复求在城中人送，亦如是。六日求王及宫中官属送之。佛为说法悉皆见谛。王乃知梵志欺诈，语梵志：「汝几误杀我女，汝不为佛作沙门，当出国去。」梵志不知所至，不得已悉诣佛作沙门，后得阿罗汉果。

众经撰杂譬喻卷下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208 众经撰杂譬喻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3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张墨昱大德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